

西伯率諸侯入貢

己巳春，西伯七十二歲了，自他去歲夏，從殷地朝歌北門的羗里，牖里之庫歸來，又過了
一個長長的冬季。

程邑比西歧地氣更暖，氣候更好。經過了一個冬天的休息，他又是命三忠又是做程典，終於將散宜生、南官括和閔三個人捏軟了，散宜生年長，與姬鮮同齡，都是快五十歲的人了，南官括和閔天年輕，都只在二十出頭。

要他們聽話很簡單，散宜生是不用說了，他一向順服，久了也成了習慣，他不敢輕易拿自己的家小安危來冒險。

南官括和閔天就膽子大，他們倆見過世面，都在殷地朝歌住過五冬，西伯姬昌只要稍加示意，暗示兩人，未來都可以到殷地朝歌當大夫，就和膠鬲一樣，這讓兩個年輕人躍躍欲試，興奮異常，更何況他們現在是——「三忠」，在西歧以至於程邑、翟……，誰人有這種名頭？都沒有！

西伯姬昌決定要在三月間，親自到殷地朝歌去見紂王，他需要知己知彼，他更需要紂王對他另眼相看，他還想讓紂王知道他發明了——《程典》，他信心滿滿，西伯姬昌要去看一看，比他年輕的紂王有沒有——「道。」

這次西伯姬昌有所準備，他回到程邑之後，發現四子姬旦將程邑經營頗善。他這個瘦弱矮

小又孱弱的兒子，竟然比其他用勇健高大又健康的兒子們還要有手段，姬旦值得他重用，但看姬旦將行宮裡面那些女人管理的服服貼貼，就知道他是有手段有能力的孩子。

程邑行宮住的都是西伯姬昌的妻子們，她們可都不是省有油的燈。散宜生都吃過大虧，連姬度都避之唯恐不及。而西伯姬昌不在家的這些日子，是這些女人，怎麼都對姬旦俯首貼耳？這讓西伯姬昌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將姬旦找來問。

姬旦為了在父親西伯姬昌面前顯能，都說了，他說：

「飢馬在殿默然無聲，投芻其旁爭心乃生，三寸之管無當，天下不能滿十石，而有塞百斗而足。所以，釣魚不可以無餌鈎，獸不可以空器召……。」

也就是說，那些女人雖然都很貪心，但是都沒有物件的時候，她們也是安安靜靜的待著，而他姬旦，只要捏著、拿著，不時施些好處，一點一點的給，一些小物件就足以讓她們爭逐如瘋婦，為了多得好處她們就會乖乖地聽話。但是，平時也別太認真了，有好物件，只給其中一些人，輪流給著，她們為了要競爭好處，都會順服。女人眼淺，只要有好物件給，她們都會聽話。

現在的程邑比之西歧苦地更豐饒，和殷地朝歌又更靠近了，姬度不時順流而下到到孟津，膠鬲和散宜生都會給他朝歌的好物件帶回來，姬旦就拿著那些物件，馴伏了程邑行宮裡面的母大蟲，難怪人人聽他的。

西伯姬昌欣賞這個兒子，他命姬旦去將各戎族的戎民找來，找一些體面又能代表該族的戎民們，和他一起去殷地朝歌見紂王，他要率諸侯入貢，沒有其他諸侯，他就用上代周公季歷爭

伐而來的部族領袖一起去，那些族長也是「疾」，可造成西伯率諸侯入貢的假象，要像姬旦頭頂上那個「段」一樣，令人側目，引起注意，然後……，然後再看看吧！

姬旦啣命而去，他要好好表現一番，讓父親西伯姬昌對他更依重，他牧民用陰狠手法，取多餘給不足，順服的部民猶可，不順服的部民，他用醫藥、治療來箝制和控制他們，不肯給糧食物件的，他就故意不使養娘女醫景知道，也不准女勒說出去或是送藥品給部民。程邑、周社和翟的部民都在他的治下，毫無辦法，只能任他予取予求。

不一時，姬旦就找來了程邑老族長的孫子、周社一戶部民的當家男人，翟民早就被趕走了，無一人能當。義渠戎代表請姬封去邀請，余無戎則請來姬邠的丈人，始呼戎代表是姬處的連襟，翳徙戎最好找了，他們都想去殷地朝歌祭奠伯邑。一行人也浩浩蕩蕩組成殷地朝歌旅遊團，三月即將隨同西伯姬昌入貢殷地朝歌，三十年春西伯率「諸侯入貢」。

西伯姬昌率領一群人，翳徙戎、始呼戎、余無戎、義渠戎、程邑、周社……的部民們，浩浩蕩蕩抵達殷地朝歌，他們入住西門行宮，西門行宮管領盧苓又見到西伯了。

管領將西伯的請求向上傳達，紂王不日就能接見他們。但是紂王要盧苓不要拘束了客人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

翳徙戎部民最多，他們一行人先到西門外伯邑的墳上去祭奠，接著和各部族的人散入朝歌四門市集，淘換所需物件，他們都見識了殷地朝歌的華美豐盛和富庶，也領略了商人重諾、好客、大方又安祥的接待，人人都歡喜。

1 諸侯：與諸侯同音不同字，著者認為其中差異頗大。

西伯姬昌一直想面見紂王，可是，他日日等待，翹首盼望，紂王會有一場儀式接見他，畢竟他是來入貢的。可是，他拿什麼物件入貢？他拿著《程典》入貢，他是要來和紂王一比高下，看誰有——道。西伯姬昌迫不及待！

紂王終於接見了西伯姬昌，他請牧師尤渾駕大車去接西伯姬昌到離宮一見。西伯姬昌很不高興。他的從人這麼多，還有侍者和役者一大群人，怎麼尤渾只願接他一個人去？況且，他是來入貢的，怎能沒有儀式？

牧師尤渾不以為然，他說了：「商人重禮，遠道而來的朋友才到接待到家，現在又不逢節氣，又不是歲典，幹嘛擺譜？儀仗是給人民看的，慶典是給人民歡樂的，那不是商人的待客之道。」

西伯姬昌一想，也好，上回封九侯，他遠道而來，還巴巴的走上祭壇，鞠躬作揖就下來了，一點也不顯親暱，這次，他可以去紂王所住的居室看看，登堂入室，藉機看看紂王所居是何等規制，日後也好比照辦理。

大車到了離宮門口，沿途車道旁花樹盛開，朝歌人家的竹籬花牆菜園子整治有方，大車離開西門市集，越向朝歌的中心走去越安靜，離宮外圍楠樹成林，有茶糜花牆圍繞，此時大門洞開。車駕直接開進離宮前院，紂王站在大堂的屋簷下，親自將西伯姬昌扶下大車，西伯姬昌七十二歲了，行動有些遲緩。

己巳春，三月，紂王快滿四十九歲了，他人長得高大勇健，隆準龐眉，方口——廣頰有笑臉，

1 廣頰：形容額高，天庭飽滿狀，頰讀音桑。

目光清晰燦燦。西伯姬昌如見天人，他屈身欲拜，被紂王雙手扶著，紂王說：「老人家別這樣，殷家商人沒有讓客人跪拜主人之禮，您請入內。」

都知道只有內心沒底蘊的人才要他人跪拜行禮，藉此顯示自己的高傲，但是，何高之有？人踩人不會變高，只怕會踩死人。人抬人才會高！但是都要人家抬著？人又有何德何能讓他人抬舉呢？不過就是假藉權謀之術迷惑欺壓他人罷了！若說跪拜是禮節，那可是羞辱他人了。

紂王問老人家好，將西伯姬昌延入大堂，離宮大堂只有一隻大床，十五尺見方略長無頂無邊，西伯姬昌在離宮大堂上的木床面西而坐，他嚴肅端凝，面無笑容。他不習慣無邊無靠的跌坐，卻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此時侍者帶來几案，安放在他左右，他這才有地方擱手。可是他見紂王跌坐，無邊無靠，他覺得自己也該如此，順勢將兩手也學著紂王模樣，放在兩腿上。

兩人就這樣分賓主坐著。離宮這樣簡單！大堂明亮異常，纖塵不染，卻毫無裝飾，更無女人和小兒來回奔跑進出。這讓西伯姬昌有些心慌意亂，紂王該不會故意叫他來此枯坐吧？

玉門和孟門都知道離宮今日來有人客，都送了糖飴點心來，紂王請侍者們將細點拿來待客，還砌了一壺茶來，西伯姬昌捻著細巧的點心吃了，每一款都美味極了，尤其是孟門的糖飴，他很久沒吃了，自從妹喜已歿了以後，就沒有人會送他這個。

西伯姬昌吃喝完畢，他問紂王，會不會畫圖文？尤其是那三劃？紂王聽他說的糊塗，西伯姬昌口條不好，他在西歧的蒿宮或是在程邑行宮，只有別人來求他，說事給他聽，而他只要點頭、搖頭，他那些妻子們、兒子們自然會意，都會替他張羅，此時要他說清楚那八個不同圖文，他口拙，說不清爽！

可是現在坐在離宮的大床上，又不是泥地上，又沒有竹條，他一時無法畫出他那六十四個圖形來，西伯姬昌為難了！

西伯姬昌七十幾歲老人家，他指手畫腳，啞啞的說不成句，紂王笑臉聽著，漸漸地聽出些他的意思來。

紂王命人將少師召啟留在離宮的陶盤搬來，侍者們又搬了一張大木几來放在離宮大堂中，再搬來一隻大陶盤，裡面撲滿細砂，取來一束劈磨過的細竹條。

西伯侯姬昌非常仔細觀察離宮侍者的舉動，他們進退有據，安靜祥和，那隻陶盤這麼大！細沙平鋪，竹條青翠。

西伯姬昌下地來，取了一隻竹條，將他想了整個冬天的《程典》給畫出來給紂王看，他慢慢畫出他的六十四個圖形。

虧他老人家記性好能畫齊全了，其實這也有訣竅，不信可以試試看！

《程典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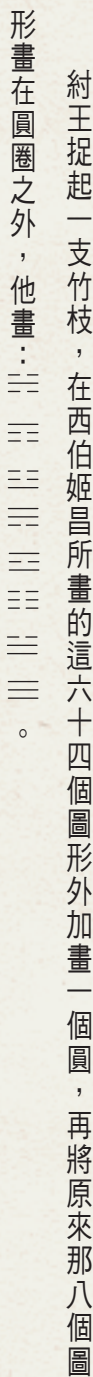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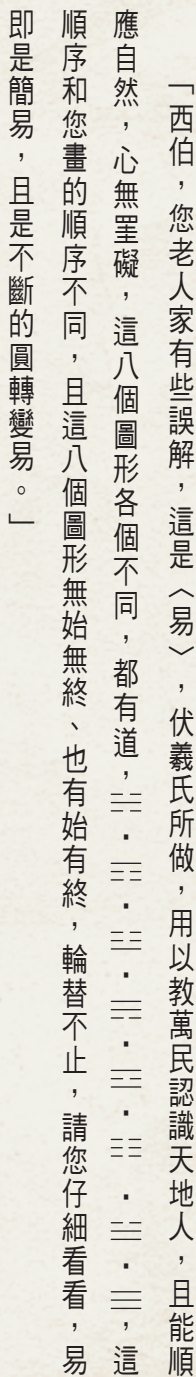
紂王一看，笑了！

他看西伯姬昌人雖然年老、口齒不清，卻是耳聰目明，他也不知那裡學來「易」的圖形，他居然能將「易」畫成這樣，不容易啊！

這些圖形是根據少師召啟教紂王的那八個圖形相加而成，乍看之下有模有樣，實際上都亂了！

紂王提起一支竹枝，在西伯姬昌所畫的這六十四個圖形外加畫一個圓，再將原來那八個圖形畫在圓圈之外，他畫：


紂王把西伯姬昌的六十四個圖形圈起來，然後笑著看西伯姬昌，他說：

「西伯，您老人家有些誤解，這是（易），伏羲氏所做，用以教萬民認識天地人，且能順應自然，心無罣礙，這八個圖形各個不同，都有道，
，這順序和您畫的順序不同，且這八個圖形無始無終、也有始有終，輪替不止，請您仔細看看，易即是簡易，且是不斷的圓轉變易。」

西伯姬昌並不知道哪裡畫錯了！看起來都一樣，但是他的筆劃多，應該比較了不起！西伯姬昌他真的是口條不好，憋了半天才冒出一句話。

西伯侯姬昌問紂王：「你說的——道，是什麼？」

紂王忍住笑意，緩緩地說：「無。」

西伯侯姬昌氣極了，他畫了半天問他，居然也是——無，什麼都沒有！

西伯姬昌氣壞了，他老臉拉著老長老長，表情僵硬，他原以為可以將紂王難倒，誰知道紂王這個小子不以為意，還笑嘻嘻的這樣厚臉皮，紂王——無道，居然還敢忝位殷地朝歌人主。

西伯侯姬昌氣壞了，紂王無道，不該佔據這麼好的地方，看他的離宮，這樣寒酸，一點裝飾也沒有，見了來人也不端正自身，還親自出來接待客人，雖然他禮貌周到對待他老人家好，但是，他對侍者的態度，簡直……，太溫和了，侍者就該疾言厲色的對待才對，否則，這些人，早晚爬上天去。

這個紂王……簡直、簡直是……，無道！無道之極！

西伯姬昌氣沖沖的回去了，牧師尤渾又駕著大車送他回西門行宮，一路上西伯姬昌憋著氣問牧師尤渾，他說：

「這個紂王，怎麼這樣無道，他無道，你們還這樣尊他為王？」

牧師尤渾年紀也不小了，他也六十好幾了呢，只見牧師尤渾輕鬆的回答西伯姬昌，尤渾說了：「道，本來就無，這是殷家商人的傳統，也是商人共同的認知，道，不是路，也不是什麼物件，那只是一種狀態，只要看懂了，也沒什麼，天地與自然都是常數，人心若能安定放下了，也就能趨吉避凶，生命就免於災厄，人人都得到平安，這就是——道。」